

Confession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7256284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7256284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Evgeni Plushenko/Alexei Yagudin - Fandom
Relationship:	Evgeni Plushenko/Alexei Yagudin
Character:	Alexei Yagudin , Evgeni Plushenko
Stats:	Published: 2022-02-20 Words: 3923

Confession

by [Applecore1974](#)

Notes

脑洞，不要当真(的确是他俩(x

“所以，我们就这样开始？”他做了个手势，那就能代表他对眼前这个人和他做的事的所有理解。

“是的。如果你是担心隐私问题，”神父的声音从隔板后面清晰地传出来，“我向你保证我的信誉非常好。”

男人迟疑着。“不，我担心的是……我不知道，我没准备好谈自己。我不记得上一次做告解是什么时候。”

“如果这能让你放松一些，没有谁是准备好的。”

男人点点头，有些不自在地盯着自己的手掌，似乎那是整间告解室里他唯一能正视的地方。手掌有一些疤痕，交错着延伸进他的袖口。

神父决定打破沉默。

“那些疤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？哦，”那声音如此不确定，如同在暗示他刚刚想起这是自己手上的疤痕，这是自己的双手。

“我们去冲浪，海面开始起风，我不顾劝阻执意要潜水。我总是对自己很有自信，对同龄人的话并不大在意。”

回忆让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“我被卷进了暗流。”他检查着那些疤痕，“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身体脱离了控制，耳朵，眼睛，口鼻，四周全是水。我身处漩涡中央，看不见水面。”

“听起来你的朋友是对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人承认这个观点，“但我天性如此，上帝赐给我这样的性格，放纵或压抑它是否是一种罪，也许你能回答我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，也许是被水流卷了回来。我撞上了暗礁，浑身都在出血。他们把我捞上来去叫医生。”

“那一定很痛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疼痛对我来说不值得在意。我懒洋洋地躺在那，不去阻止血液的流失，只是听着他们焦虑地喊我的名字，任意识模糊。我知道自己会被照顾好。”他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，仿佛对即将出口的话不确定，“……悬而未知的紧张感，不计后果的欢愉，心脏在濒死

之前砰砰跳着试图反抗，然而反抗是否能成功？没有人知道。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如此真实，而我为此着迷。你一定认为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是因为一些有意义的缘由，但是……”

神父等着，知道自己接下来要看见关键的内核，他只需要任其发生。

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？”

伤痕累累的手心刻着幸存的神秘符号，男人指望那些符号替他把剩余的话说完，这样他就能避免自己开口。

我刚来到圣彼得堡时不得不注意到这个人，在那个年纪我想要的一切，甚至我想不到的一切，那个男孩都有了。名誉，奖牌，所有人的关注，生活的安稳。我年纪很小，没有依靠，试着结交一些朋友，但并不成功。如果你了解的话。

神父抱歉地笑了笑，我只是个教徒，对别的事没什么了解，但我可以想象。

我决心做到那个男孩能做的一切，或许做到比他更多。总之，那次比赛结束之后，他旁若无人地哭了一路。脖子上挂着奖牌时在哭，旗子升起来的时候在哭，我们回到房间时他还在哭。我靠在门上看着他，心里一阵烦躁。我可以根据一些无聊的言论猜出发生了什么，那又如何？人们喜欢颠倒是非。我告诉他，我们该睡觉了，明天还要赶一班飞机。

“你满意了吗？”他坐在床上质问我。

我仍忘不了他说那句话的神情，因为长时间抽泣而沙哑的调子。那不是在问我，他在指责什么人，或者什么事，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而我被迫承受他的委屈，这令我感到生气，在我看来他没什么好委屈的。意识到时我已经穿过房间，跪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他。

“我永远不会满意。”

我荒谬又独一无二的理论，只要没有亲手打败他，我永远不会满意，那时我太年轻，还不知道这种想法会引导我去往何处，甚至是面对什么后果。我拉开他的睡衣，赌气似的隔着布料舔上去，听见一声震惊的吸气，尾音还因为之前抽泣的余韵而发颤，那有点好笑。我舔过整个轮廓，直到它挺了起来。他试图推开我，我拍开那只碍事的手，警告地看着他，扯开布料，低下头含住温热的肉块，听见他的嗓音愈发沙哑，我知道那声音不会拒绝我。我没有像他一样勃起，相反我脑子很清醒。我想起自己的邻居，不论白天黑夜只做两件事，喝酒和招妓。他会把空酒瓶放在门口，也许是特意留给我的。妓女的裙裾散在他腿上，我每次都装作没看见跑进自己的房间。面包店老板有时会送我一根棒棒糖。在我狼吞虎咽时他们在隔壁像野兽一样交欢。

我像吃糖一样舔着那个男孩的前端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，他不会像那个酒鬼一样发出叫声，只是在我做这件事时安静地握紧床单。他绷紧身体小声吸气，我揉捏两个囊袋，动作笨拙，但他还是射了出来。我被呛到了，咳嗽着站起身，像是被糖蛰到嗓子。他半张着嘴坐在那，瞳孔因为高潮放大，一圈湿漉漉的睫毛颤抖着，双眼中满是不安。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满足感。

晚安。我对他说，钻进自己的被窝里睡了过去，没有理会他会有什么反应。第二天我们成功赶上那班飞机。

“那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有变化么？”

中立的声音给了男人一些信心继续。“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时兴起。没过多久他离开了，投身于另一个阵营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除了在镜头前握手，我们再也没有肢体甚至眼神接触。说实话我那时宁愿他从未降生。他对我也是如此。”

“听起来你们想回避对方。”

“不如说是无法回避。”男人抬起头看着神父的侧影。“我抽烟你介意吗？”

“凡事总有第一次。”神父没有犹豫很久，“如果这能有助于你继续。”

烟草苦涩的味道飘散在空中，他在这点帮助下继续他的使命。

“你对千禧年还有印象吧。”

“为新世纪的到来祈祷，我记得。”

“像我刚才说的，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学校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，以为那是又一个谣传。”他把烟夹在指尖，火星在眼前忽明忽暗。“盐湖城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场赛事。我试着让自

己忘记这些东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他在神父叫出自己的名字之前慌忙阻止，“不。我不想在这里面用到自己的名字。”

“我恐怕你需要一个称呼。”

“随便什么，叫我维克多吧，胜利的人-----一个青春期男孩最大的抱负和渴望，疯狂的渴望，直到他成年后不得不学会忍受失败。我开始频繁参加比赛，有时免不了去些俱乐部。我没有任何冲动，所有人以为我是迫于管教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的身体想要的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。”

维克多的声音轻如耳语，神父不得不向那软弱的灵魂凑近。

时至今日，如果有人再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，我可能这样回答，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我最不能了解他；在他一生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我确信他最了解我。

那些日子我们赢了很多比赛，不是他就是我。整日是无休止的训练和访谈，我恨不得用每个细胞和他厮杀，因为赢了对方激动地几乎发烧。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知道如何处理亢奋的情绪，不想显得太招摇。

我蹑手蹑脚从更衣室偷了他的衬衫，反锁了门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。那只是非常普通的蓝白条纹衬衫。我摩擦着自己，用金属的扣子刺激敏感的肉缝，企图享受一个恶作剧，没有想到这无异于自焚。让我放弃这些比喻陈述事实吧，神父，我这样是在逃避吗？你似乎过于安静了，也许我使你厌倦，但我不在乎。

手忙脚乱中我听见另一个声音，他一定是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了……在一排衣架后面。他的阴茎和我十五岁的记忆相比有了惊人的变化。我静静地站在那看着他自慰，几乎忘了自己在做同样的事。接着我高兴地看见他只能挂着银牌，这让我第一次有兴趣观察他的脸，之前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，还是他本人，我一点都没兴趣。

我试图找到一些失败者的迹象，失望地发现他只不过脸颊有些红晕。他咬着自己的嘴唇，神色急迫，面容轮廓比之前清晰了一些，呼吸越来越粗重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，这时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，堕落天使特意为我准备的陷阱……等着我自己跳进去似的。一个名字被他灼热的气息包裹着，含在嘴里。我因为好奇凑过去听。

那是我的名字。

充满情欲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了，他竟赋予了我的名字另一层含义，一种没有人教过我，但我全然明白的罪恶的含义。这种突如其来的认知使我脸颊烧了起来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也可能我无意识地叫了出来，或者碰倒了什么东西。我被魔鬼的网捕获了。他看见了我，从衣架后面走出来，喘着气，眼神满是惊愕。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完全硬了。我扭过头不敢去看他的脸，不敢去想我刚才看到的举动意味着什么，然后我意识到自己还裸露着双腿，手里抓着那件倒霉的衬衫。我在灭顶的羞耻中射得到处都是，甚至没触碰自己的阴茎。一想到他在看着这一切我就想死。我撕扯着衬衫像拼命抓着救命稻草，祈祷着时间赶快过去，我的腿在颤抖，还有些头晕，像在承受地震。

我转过去背对着他，哆嗦着把衣服穿好，他冲上来抓住那破烂的布条，上面有我的精液。比起这些狼藉更可怕的是他的声音，他叫着我的名字。我碰到他的手，像是被烫着了一样，推开他跑回自己的更衣室，害怕他下一秒会追上来，但他任我跑开了。

现在我能记起来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做告解，我变得心神不宁，对自己大发脾气，没有人能帮我。以后会怎么样？难道要放任自己变成一个胆小鬼，就这么轻易认输？更让我气恼的是，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在害怕什么。我不敢去教堂，也不敢求得宽恕，不过是将这些问题一遍一遍抛给上帝，妄想得到启示，但在那次赛事中我得到的是另一个结局。你大概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最终发生了，除他以外所有人都因此责备我。

维克多又点燃一支烟。

“你的家人也是信徒吗，神父？”

“我母亲是。父亲和我很少联系。”

“你爱她吗？”

“我信任她。”

他缓慢地吐出烟圈。“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。在我失去理智的时候，母亲把我救了回来。”

“她知道这些事？”

“不。”那声音有些空洞，“我一直隐瞒地很好。实际上，我怀疑是否有人会相信我说的一切。任何人。无论如何，现在她也没有可能再知道我的任何事。”

“上帝保佑她。”

也许他不应该问这个问题，神父心想。但是时候问了，职责迫使他追问下去。也许不仅仅是职责，他自嘲，你心知肚明。

“那么，那个男孩现在如何了？”

他能感觉到维克多屏住呼吸，视线透过隔板试图搜寻自己，带着责备。他继续讲下去。

“你把自己隐藏地很好，对最亲近的人也从来不提往事。但你唯独想要给他留下踪迹，抛给他一个谜题，看他解开，渴望被他从人群中认出来，找到你。”

“我有吗？”

“像是在找他生命中丢失的东西。”

“太可笑了，”维克多辛辣地讽刺，以掩饰声音中一丝慌乱，“向上帝发誓，我左右不了任何事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？”

“以为我是在看心理医生，”他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冷酷一些，“以为你会告诉我答案，赦免我。而不是重复我早就知道的东西。你令我失望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，维克多？回答我。”

“显而易见，因为这不可能发生。我试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维克多咬紧牙关，试图阻止有什么沉重而破碎的东西冲出胸口，但他失败了。

“因为失去的再也无法回来。”他掐灭了烟，闭上眼睛，声音嘶哑而疲惫，“为什么你知道我手上有疤痕？”

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神父允许自己苦涩地笑出声。他清了清嗓子：

我将自己曾幼嫩如蓓蕾的躯体
在刺眼的烟雾中烘地干瘪
忧郁肢解了我的思绪
如果我知道，我曾往何处去

欲望的利齿早已深陷于我
令我误入陌生的歧途
如今颤抖不已的悔恨讲我攫住【1】

“全知的上帝总会让你获得一切答案，那一刻到来时我们都不再年轻，明白了真正的痛苦是最终你能承受住多少。你的渴望究竟把你带向何处，在我这里你能得到什么，维克多，或许我该叫你的另一个名字……你害怕从我这里听到吗，你在听还是在哭？”

神父站起身的那一刻维克多夺门而出。他走出告解室，透过烛光看着那个远去的身影，仿佛看到那个年轻时从自己身边逃走的男孩。随后他将烛光掐灭，让自己被黑暗淹没，跪下祈祷。

fin.

【1】尤若夫·阿蒂拉---《我也许会突然消失》

